

二自西華史所遺身壯之重也
千階下以東則到嶺去其雄十雄十平發丁畏十萬餘八計十雄
阿西對州嶺嶺十可星六平二凡丁更取今嶺中古登丁十五出

山東考古錄

崑山顧炎武寧人著

華不注解

華不注伏琛三齊記云不音附讀如詩鄂不韡韡之不謂花蒂也
言此山孤秀如花附之注于水也按詩箋云承華者鄂不當作附
鄂足也疏云華下有鄂鄂下有附也古音不附同左傳成公十六
年有韡韡之附注註云韡韡戎服若袴而屬乎附與袴通疏云自
腰以下而注于脚當是古人有此語耳

辨靡笄

齊乘華不注亦名靡笄山非也左傳云從齊師于華云六月壬申
師至于靡笄之下云癸酉師陳于鞌曰逐之三周華不注曰丑父



使公下如華泉取飲其文自有次第華不注之西而靡笄又在其西可知金史長清有劇笄山

考古地里

戰于鞏與三周華不注同是一日計不甚遠而穀梁傳曰鞏去國五百里者據公羊傳注古六尺為步三百步為里今以三百六十步為里而尺又大于古四之一今之六十二里遂當古之百里今歷城至臨淄正符此數孟子千里而見王以今計之自鄒至齊亦不過六百里也 後漢書耿弇與張步戰于臨淄東城下追至鉅昧水上八九里僵尸相屬今臨淄至鉅昧水亦止六十里耳

考五帝

華不注山下有廟內安五帝像及主而書其主曰青帝句芒氏赤

帝祝融氏白帝蓐收氏黑帝玄冥氏其中獨無黃帝不知何人所

為歷城志

云舊為華陽宮嘉靖十一年巡撫袁宗儒改為崇正祠

提學

載祀禮逢丑父閔子騫兩廟祀鐵鉉等二十二人黃福等

下天人今廢仍為華陽宮祀四季之神稱為四季尤不可詳按禮

記月令春其帝太皞其神句芒夏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季夏其帝

黃帝其神后土秋其帝少昊其神蓐收冬其帝顓頊其神玄冥此

五帝與五行之官各有所司又其義明家語季康子問于孔子曰

舊聞五帝之名而不知其姓何謂五帝孔子曰丘也聞諸老

聃曰天有五帝其姓各異其法亦異其行亦異其相生亦象其義

古之王者易代而後興其法亦異其行亦異其相生亦象其義

故其生為明天者死而後葬五帝是也夫五帝配天黃帝配

五帝

五帝

五帝

土少皞配金鍾禮記木在子曰文選其也禮記孔子曰五行
用事先起于木木東方萬物之始而後出焉禮記五行則之而首以
木德王天下其次則以神禮記相承也禮記子曰吾聞句芒為
木正祝融為火正蓐收為金正禮記實為木正禮記土為土正此五行
之主而不亂禮記稽曰帝者何也禮記子曰凡五正者五行之官名五行
佐成上帝而稱五帝禮記太皞之屬配焉亦云禮記帝無其號昔少皞氏之
子有四叔曰重曰該曰修曰熙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為句芒該為
蓐收修及熙為玄冥禮記顓頊之子曰黎為祝融共工氏之子曰句龍
為后土此五者各以其所能業為官職生為上公死為貴神別稱
五祀不得同帝命乃合之為一豈非并月令家語而未之見者乎

考歷山下大澗

昔之守濟南者以澗為固元史史樞傳李運據濟南樞從久天
澤往討之城西南有大澗亘歷山樞一軍獨當其險夾澗而陣董
博霄傳賊衆自南山來攻濟南望之兩山皆赤博霄按兵城中先
以數十騎挑之賊悉來圍騎兵少卻至澗上伏兵起遂合戰城中
兵大出大破之今其遺跡不復可考志書亦不載此二事

考靈巖寺

靈巖在宋時為山東名夫夫來者往往與寺僧酬和迨今幾
五百年屢經兵火而之處有數十可以想見當時之盛
自金之末年道之處金史疾傳擊行事于東平權本
路兵馬都統等管之處靈巖寺有屋三百餘間且連接
泰安之天勝寨案一兵來足相應元史嚴實得泰安張汝楫據

說鈴 志 考 卷 之 三

靈巖遺別將收漢書長清漢書之此官一方夫事而志不之及即石
刻僅錄十之一石近年之多為人取用不存良可惜也
古時帝王巡狩東嶽大自亮州而未唯唐高宗自齊州而南舊
唐書本紀德二年十月而長發靈巖頓至泰山下

考鐵

漢特濟南為產鐵鐵之地後漢志言東平有鐵歷城有鐵又韓稜
傳肅宗賜陳寵寶劍曰濟南惟成推直道反漢官作鍛成是不
惟產鐵又出名劍今府學之鐵牛靈巖寺之鐵袈裟皆鐵之精英
發見于地上者也

考竹

北方古稱多竹之地有三淇渭汶史記河渠書下淇園之竹以為

榘後漢書寇恂傳伐淇園之竹為矢百餘萬此衛竹也史記貨殖
傳渭川下畝竹漢書有司竹然此秦竹也樂毅報燕惠王書薊丘
之植植于汶篁潘岳笙賦鄒魯之珍有汶陽之孤篠焉而古詩亦
云冉冉孤生竹託根泰山阿此魯竹也又左傳齊人欽懿公納諸
竹中而晉師焚申池之竹未則齊荆之旁亦有竹矣今語北人種
竹輒云土性不宜何也

辨魯地為古徐州

晉書天文志沂莒分野金不流其云南齊氏鄭兗州又云泰山
八角十二度濟北入東山在魯境上濟北郡
治盧在春秋時為魯之東山之南則魯陰則齊唐書天文
志岱嶽衆山之陰為魯山之南為齊其說甚當焉

注伏儼曰山名在秦山下乃若第里之字見于古挽歌不言其地
漢書武五子傳萬里傳合葬門注古曰萬里死人里審若此
山為死人之里武帝何所取焉葬之乎自晉陸機泰山吟始以
梁父萬里並列而後之言鬼者因之今古帝王降禪之壇一
變而為閻王鬼伯之祠焉
漢書上親禪高里師古注曰此高字作高下之高而死人之里
謂之萬里其字為遂萬之萬或者誤以高里為萬里混同一事陸
士衡尚不免况餘人乎

原鬼

予嘗考泰山之故仙論起于周末鬼論起于漢末左氏國語未有
封禪之文是知三代以上無仙論也史記漢書未有考鬼之說是

知元成以上無鬼論也遁甲開山圖曰泰山在左亢父在右亢父
知生梁父主死博物志曰泰山一曰天孫言為天帝之孫主召人
魂魄知生命之長短此二者皆其說之所本其初見于史者則漢
書方術傳許峻自云嘗為病三年不愈乃謁泰山請命焉桓傳死
者神靈歸赤山赤山在遠東西北幾千里如中國人死者魂神歸
泰山也三國志管輅傳謂其弟辰曰但恐至泰山治鬼不得治生
人如何而劉楨贈五官中郎將詩有曰言惡辭祭宗不復見故人
然則鬼論之興其在東漢之世乎
或曰地獄之說本于宋玉招魂之篇長人土伯謂夜人羅刹之論
也爛土雷淵則曰山創始之地也雖天文之寓言而意已近之矣
于是漢魏以下之人遂以其說而附之釋氏之言昔宋儒胡寅謂

閻立本寫地獄變相^{相而周}與來俊臣得之以^{謂為}齊^{謂為}人孰知宋王
之文實為之祖孔子^{謂為}志信者不仁有以也^未

辨漆河

嶽之西南有水出谷中^為而溪自大^谷口^至州城之西而南流入
于泮曰漆河其木在高里山之左有橋^跨之曰漆河橋世傳人死
魂不得過而曰奈河此如漢高帝^帝云栢人者迫於人也

考社首

史記周成王封泰山禪社首唐書高宗乾封元年正月庚午禪社
首玄宗開元十三年十一月辛卯禪社首宋史真宗大中祥符元
年十月壬子禪社首今高里山之左有小山其高可四五丈志云
即社首山在嶽旁諸山中最卑小不知古人何取于此意者封于

高欲其近天禪于下欲其近地且山卑而附嶽址便于將事初涉
高小之後不欲更勞民力耶

考碧霞元君

世人多以碧霞元君為泰山之女後之史人知其說之不經而曲
引黃帝遣玉女之事以附會之不知當日所以褒封固真以為泰
山之女也今考封號雖自宋時而泰山女之說西晉以前已有之
張華博物志文王以^女女^公望為^{灌壇}今^春年^年風不鳴條文王夢見
有一婦人甚麗當道而疾問其故婦人言曰我東海泰山神女嫁
為西南婦欲東歸灌壇今當吾道去言有燕吾不敢以暴風疾雨
過也文王夢覺明日召太公三日三夕果有疾風驟雨去者皆西
來也文王乃拜太公為文司馬此一事也于^齊齊^齊按神絕後漢胡母

班嘗至太山之側為泰山府君所召令致書于女婿河伯云至河
中流扣舟呼音衣當自有取書者音果得音遂音為河伯致書存君此
二事也到異傳記蔡文事入以天帝為泰山神之外徑自漢以來
不明乎天神地祇人鬼之別一以人道事之於是封藏神為王則
立寢殿為王夫人有夫人則有女而女有婿又有外甥矣唐宋之
時但言靈應即加封號不知今之君子必求其人以實之也

又考泰山不惟有女亦又有兒魏書段承根傳云父暉師事歐陽
湯有一童子與暉同志後二年童子辭歸故暉請馬廐戲作木馬
與之童子甚悅謝暉曰吾泰山府君子奉勅游學今將歸損子厚
贈無以報德子後至常伯封侯非報也且以為好言訖乘馬騰虛
而去集異記言貞元初李納病篤遣押衙王祐禱于岱岳遙見山

上有四五人衣碧汗衫半臂路人止祐下車言此三郎子七郎子
也小東通志後唐長興三年詔以泰山三郎為威權將軍宋真宗
加封炳靈公夫封其子為將軍為公則封其女為君正一時之事
爾 又考元劉遵魯漁島記曰廟中神妃相傳為東海廣德王第
七女夫海有女則小亦必有女也

考人祖

泰山上有人祖殿不知何取三秦記曰嶺山顛有人祖廟不齋戒
而往即風雨迷道長安志曰即秦始皇祠蓋本之史記新云祖龍
者人之先也今臨潼志以始皇不應祀與改為三皇廟按史記封
禪書南山巫祠南山秦中秦中者二世皇帝夫二世尚祀吳必始
皇之不祀乎

錄唐勅

泰山之東南麓王母池西有唐岱觀本今存茅屋三楹士人稱為老君堂其前有碑二高八尺許上施石蓋合而束之俗呼為鴛鴦碑其字每面作四五層每層層文一首或二首皆唐時建醮造像之記而下層為積土所壅就其上周環讀之得顯慶六年一首儀鳳三年一首天授二年一首萬歲通天二年一首聖曆元年一首久視二年一首長安元年一首四年二首神龍元年一首景龍元年一首三年一首景雲二年二首開元八年一首大曆七年一首建中元年一首其空處又有唐代人題名書法不一東側而有詩一首其下題名西側面題名亦有詩一首中二側皆無字唐碑自磨崖之外存者唯此以小而雙束故不伴書非名筆故摹拓者少而

獨完至今因歎唐時六帝一后修齊建醮凡二十計共此二碑亦異乎近代之每歲一碑以勞人而災石者矣但不知趙明誠金石錄何以不收恐古人碑訛失傳者正多耳其勅一首詩一首文辭斐然因錄于後

碑字凡大周年者天作而地作堊人作至聖作璧年作華月作月亦作匝日作日授作播初作壘唯履字無可考疑是應字凡數字作壹貳參肆捌玖等字皆武后所改及自刻字其璧曆碑有云說金錄寶齊河圖大醮泰泰古七字太玄經祝擬之二泰是也後人不知妄于左旁添鑿三點踐而大又稍偏知非一筆

勅

景雲二年六月二十三日皇帝敬遜文清觀道士楊夫考考名

山斫燒供養惟靈靈秋候真金幽綜妙類高是之亭言同屬載
之陶鈞蓄洩烟雲張虧日月五是標秀八桂流芳翠嶺為尋青
溪千刃當作規棠底止怕為碧落之廷鶴駕來道即是玉京之
城百祥單于遠通五福被于黎元往帝所以馳心前王由其載
想朕恭膺寶位嗣守昌圖恐百姓之不寧慮八方之未泰式陳
香薦用表深衷冀明靈降茲休祉所願從令以後決寓常安
朕躬男女六姻永保如山之壽國朝官寮萬姓同符擊壤之歡
魚鳥遂性于飛沈夷狄歸心于遠微實希靈鑒用副翹誠今因
鍊師遣此不悉

詩

早春陪勅使麻先生祭岳 守博城縣令馬口口

我皇感文物道化天地先鞭捷走神鬼玉帛禮山川忽下玄洲
使采遊紫洞前青羊得處所白鶴口時年歲懸飛龍記昭彰化
鳥篇口風半山水口氣抱雲烟光抱昇中日霞明五色天山橫
翠微外室在綠潭邊緹幕仄初應焚林大欲然年光著草樹春
色換山泉伊水來何日萬年去幾千山疑小天下人是會神仙
葉令乘鳧入浮丘駕鶴旋麻姑幾年歲三見海成田後久視二
年記云神
却青元觀主麻慈力即其人七西后建之至觀修醮神都
東却故有伊水出巖之句字年刻慈其不可知者觀之

錄宋牒

泰山東南麓升元觀有宋牒碑其大序尊書甚通勁不知何人筆
錄之以見當日牒文之式考宋史婁寅亮傳但云政和二年進士
為上虞丞不言歷官兗州亦可以此碑補史之闕其曰美師魯國

公則秦京也

尚書省牒准秦寧軍奉符狀升元觀右第一

秦寧軍狀據宛州儀曹孫魚兵曹真亮狀奏狀州奉符

縣泰山之下有古洞天周三十里名曰三宮室洞之天載在國

經是實即日宮觀并無名額却有建封院一所過連嶽廟之後

殿屋完脩田產頗多只一村僧占據住持任從民間安插丘墓

穢惡不蠲深慮觸瀆真仙不便欲乞脩申朝廷改為道觀州司

看詳本院委合改充前件洞天道觀伏候指揮右小字

牒奉勅宜賜升元觀為額牒至准勅故牒右大字草書

起復太中大夫守左丞王留

特進少宰留

起復少太宰留

太師魯國公 不押 右字 真書

政和八年六月十四日牒右末一行

政和八年閏九月二十一日襲慶府管内都道正兼催措置知

升元觀事洞元太師賜紫道士李冲寂立石右左方之下

晉照寺有金大定五年牒碑長春觀有元丁亥年牒碑其式略

同金元碑並有印曰尚書禮部之印即合篆文不用女直蒙古

字

錄元聖旨

元史泰定帝本紀有即位一語文極鄙俚蓋以曉其本國之人者

今嶽廟有二碑其文亦然可發一笑然其曰每年燒香的主頭得

說餘 山東考古錄

來的香錢物件只教先生每收掌者則是時香錢因未嘗以入官也後世言利之臣蓋元之不知也

長生天氣力裏大福廢後助裏皇帝聖旨軍官每根底軍人每根底管城子達魯花赤官人每根底來往的使臣每根底宣諭的聖旨成吉思皇帝月古台皇帝薛禪皇帝完澤篤皇帝曲律皇帝普顏都皇帝格堅皇帝聖旨裏和尚也里可溫先生達識蠻每不揀甚麼差發休當者告天祝壽者麼道有來如今依着在先聖旨體例裏不揀甚麼差發休看者與咱每告天祈福者麼道泰安州有的泰山東嶽廟住持提點通義守正淵靖大師張德璘生每根底執把行的聖旨與了也這的每廟宇房院裏使臣休安下者鋪馬祇應休拿者商稅地稅休與者但屬他們

的水立園林碾磨鋪席不揀甚麼他每的休倚氣力奪要者每年燒香的上頭得來的香錢物件只教先生每收掌者廟宇損壞了呵修理整治者這的每其間裏不揀是誰休入來休沮壞者更這張德璘梁道根底聖旨與了也無體例勾當行呵他不怕甚麼 聖旨泰定年鼠兒年十月二十三日大都有特分寫來

至正四年猴兒年聖旨碑略同

○錄白龍池題名

嶽西傲來峰下有白龍池此池巖絕絕殆非人境石壁平廣二十餘丈書曰龍池曰白龍池並大字其旁皆宋人題名尚未利缺因書之得十五首其文略無重複自太平迄宣和六十年間人名字亦

可以想見當日太平之盛而全元以降游兵火名山與巨委之
榛莽無復有題名者矣

內供奉官李奔舉故命禱祀帝宗奉香勝集於壽聖節日先款
青帝宮次詢白龍潭治平四年題下云書吏李恭從好蓋此字

完守劉袞奉詔祈雪于帝宗絕頂望日竭白龍池之祠元祐丁
卯孟春初四日奉符令林會題題人李

貫道建欄於此以便遊者元祐丁卯正月八日大字

范陽正輔再遊同魯國景元至丁丑三月二十六日

元符庚辰七月晦趙習之徐安國弟居仁孫正仲同遊大字

皇甫備徐端朝孫節同遊建中靖國元年三月二十六日題

奉符令李瑤因捕蝗恭謁白龍祠男彙侍行崇寧壬午孟春初

七日

誠中君寶德升崇寧二年八月二十六日自王母池來訪此

董元康政和甲午重九日攜家來遊質贊侍行

自恭觀元康凡畱宇政和乙未孟冬二十日

蒲陽陳國瑞子玉恭謁白龍池祠俯洞酌泉小憩而遊政和丁

酉夏前二日大字

姜子正子方李晉道劉言可刁文叔同來庚子四月

李顯道張公美王仲興張去塵庶子孟夏十九日同遊池上

郵城李償弟俊姪贛隨侍遊此癸卯季春二十八日

張子觀水于池十三年春三月篆書大字無年按宋朝元

又不合一代全無題名止此一年也後有成也若曰金元

壬寅知州賈宣高曆七年知州袁登謁白龍池

辨肅然山

史記武帝禪泰山下址東北肅然山註服虔云肅然山在梁父按
梁父縣在今兗州府泗水縣境是泰山之南與本文東北不合百
陽雜俎云長白山古肅然也亦非按史記帝以乙卯封泰山明日
下陰道丙辰禪泰山下址東北肅然山明日即丙辰也本山下山
本日行禮必在三五十里之內不當遠至長白山也魏書崔光傳
弟敬友嘗置逆旅于肅然山南大路之北設食以供行者今泰安
州東關往北七十里地名王許保其北有山碑云古宿嶽山恐即
肅然山也又按光武以二月二十二日辛卯封泰山夜下山明日
百官上壽暮宿奉高三十里明日發至梁父九十里二十五日甲
午禪梁父則謂肅然在梁父者亦非

考泰山都尉

後漢書桓帝紀永興二年泰山琅邪賊公孫舉等反殺長史永壽
元年七月初置泰山琅邪都尉官延壽五年八月己卯罷琅邪都
尉官八年五月壬申罷泰山都尉官金石錄載漢泰山都尉孔宙
碑云宙以延壽四年卒蓋卒後四年官遂廢矣然泰山都尉寔不
始于此光武時曾置之文苑傳夏恭光武時拜郎中再遷泰山都
尉又光武紀建武六年初罷郎中郎都尉官蓋之遷蓋在此年前也

考泰山兵

泰山自公孫舉東都實營而叔孫無忌相繼叛是以置都尉之
官以後官雖不設而郡兵仍守其地其力甚厚故何進使府掾秦
山至匡東發其郡強弩而應劭更載綱亦以之故黃中可見前代

裁官不載兵之効

辨關里

關里志引漢晉春秋曰魯有二石闕曰關里又以為後儒尋崇夫子之稱其說自相牴牾按史記魯世家楊公築茅闕門春秋定公二年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註雉門公宮之南門兩觀闕也孔子宅至漢魯恭王時尚存漢晉春秋之云二石闕必有所據石闕之下其里即名關里而夫子之宅在焉遂以為名魯論有闕黨童子五百家為黨闕黨是闕下之黨左傳鄭伯享王子闕西辟是闕之西偏漢書儒林傳有郟人闕門慶忌註云姓闕門名慶忌蓋亦如東門北宮之類以居為氏者也後漢書獻帝紀下邳賊闕宣註闕黨童子之後

考武城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曾參南武城人澹臺滅明武城人後人遂疑魯有兩武城而謂子羽為今費縣之武城曾子則別一武城在今之嘉祥縣其說全無所本今考武城之見于春秋者襄公十九年城武城註云泰山南武城縣昭公二十三年邾人城翼還將自離姑公孫鉏曰專將御我欲自武城還循山而南徐鉏兵弱茅地曰道下遇雨將不出是不歸也遂自離姑武城人塞其前斷其後之木而弗殊制師過之乃推而廢之遂取邾師獲鉏弱地表公八年吳伐我子浚率故道險從武城初武城人或宥于吳境田焉拘郟人之滙管者曰何故使吾水鼓及吳師至拘者頭之以伐武城克之王犯嘗為之宰滄臺子羽之父好焉國人懼兵師走東陽而

進舍于五梧十一年齊伐我及借舟有以武城人三百為已卒徒
孟子亦云魯子居武城有趙寇夫與却即為鄰而嘗吳越之路邑
山險而人勇悍此今費縣之武城也且瘡臺子羽之武城即南武
城安得又有一武城更在其南而為魯子之所居乎史記正義曰
地理志定襄有武城清河有武城故此云南武城此說近是又如
平原君傳云封于東武城亦其例也齊來古武城費西滕東兩縣
之間子游弦歌舊邑歷考古書魯無兩武城故知其即一地矣
史記兩弟子皆武城人獨於魯子加一南字而漢書泰山郡無南
武城止有南武縣屬東海郡後漢書作南城屬泰山郡至晉始為
南武城以此生後人之疑然後漢志云南城有東陽城引左傳哀
八年吳師克東陽是為今費之武城甚明或曰嘉祥之南武山有
魯子墓成化中有隱者陷入其穴得石碣而封志之夫曹縣之井
堦為秦相穰侯魏冉之家而今人以為仲弓如此之類蓋難以盡
信也 又按史記田敬仲完世家威王曰吾臣有檀子者使守南
城則楚人不敢為寇東取泗上十二諸侯 曰來朝此即泰山之南
城也

考薛為徐州

史記齊世家田常執簡公于徐州田敬仲完世家宣王九年與魏
襄王會徐州諸侯相王也十年楚圍我徐州魏世家襄王元年與
諸侯會徐州楚世家威王七年薛王嘗君父田嬰敗楚楚伐齊敗
之於徐州越世家句踐平吳乃以兵渡淮與齊晉諸侯會于
徐州魯世家頃公十九年楚伐我取徐州後漢書志薛本國六

說 山東考古錄

國時曰徐州在今滕縣之南齊河北有大城田文所築也此與楚魏二國為境而威王曰吾魏有魏者使守徐州則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從而從者七十餘家蓋與惠王言不欲斥魏更以燕趙夸之耳

索隱曰說文卻和之下邑在魯東又紀年云梁惠王三十一年下却遷于薛故名曰徐州則徐與卻並音舒也今讀為禹貢徐州之徐者誤齊世家田常執簡公于徐州春秋正作舒州

考楚境及齊長城

史記楚世家惠王四十四年城杞杞國在淳于然則今之安丘屬楚矣簡王元年北伐城莒然則今之莒州屬楚矣威王伐越殺王無疆取其地而越之國都別在琅邪然則今之諸城屬楚矣惠王

時越滅吳楚東侵廣地泗上頃襄王十五年取齊淮北而故宋之地盡入于楚然則今之滕屬楚矣考烈王八年取魯魯君封于莒十四年滅魯頃公遷卞邑為家人然則今之曲阜泗水屬楚矣大約齊之邊境青州以南則守在大塊濟南以南則守在泰山是以宣王築長城緣河往泰山千餘里至琅邪臺入海而楚人之對頃襄王亦曰朝射東莒夕發復且夜加即墨額據齊道則長城之東收而泰山之北舉矣亦可以見當時形勢之大略也

考費惠公

孟子費惠公註惠公費邑之君按春秋時有兩費其一見左傳成公十三年晉侯使呂相絕秦曰珍或我費滑註滑國都於費今侯氏縣襄公十八年楚為于馮公子怒率銳師侵費滑蓋本一地秦

城之而後屬鄭耳其一僖公元年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齊乘
費城在費縣西北二十里古之伯國也懿公之孫後為季氏邑
在于思時滑國之費其亡已久若季氏不得稱公又楚人對頃襄
王有鄒費却却意者亦如孟嘗君之稱薛公也

考洗河

商輅瑯城開記最為明悉其言洗河二水分流南北不相通元至
元二十六年始于兗北築堽城壩障汶水而流由洗河注濟寧今
考晉書荀羨傳慕容蘭以款萬衆屯汴城甚為邊害羨自洗水引
汶通渠至于東阿以征之臨陣斬蘭是洗河在晉已嘗為運道矣

辨章丘

三齊記曰章亥有三女溺死葬此考淮南子章豎亥是兩人今

云三女章女乎亥女乎蓋因縣北山名女郎而附會其說今案爾
雅釋丘曰上正章丘註曰頂平然則章丘之名已見于古經傳矣

考管縣

漢書濟南郡有管縣註應劭曰音姦後漢書管有賴亭唐書武德
二年於平陵縣置譚州并誌平陵縣以章丘亭山管城臨邑隸之
八年省管城入平陵齊乘按述征記歷城到管城三十里自城以
東水瀾漫數十里間南則迫山實為險固逮金亂土人因阻水立
邑號曰水塞山東通志亦作管城而唐書誤刻管字作營齊乘遂
附會之曰漢宣帝封趙充國為營平侯按恩澤侯表營平侯食邑
於濟南今無可考且營平連二字為名亦無稱為營城之理也
又按王子侯表營平侯信都齊悼惠王子孝文四年封是營平必

在濟南境內但非此之管城耳
今章丘縣西北七十里大清河之濱有土城或以為即古之管城
山東通志謂管城在臨濟城北則此是矣其距歷城乃八十里
與述征不合

考齊地用舟師

隋書張須陁傳孫宣雅等衆十餘萬攻章丘須陁遣舟師斷其津
濟親率馬步二萬襲擊大破之賊徒散走既至津梁復為舟師所
拒前後狼狽獲其家累輜重不可勝計是齊地古嘗用舟師也

辨濟南郡無鄒縣

漢書濟南郡之縣十四一曰東平陵二曰鄒平三曰臺四曰梁鄒
功臣表則有臺定侯戴野梁鄒孝侯武虎是二縣並為侯國後漢
書濟南郡十城其一曰東平陵其四曰臺其七曰梁鄒其八曰鄒
平陵而安帝紀云元光三年二月戊子濟南上言鳳凰集臺縣丞
霍收舍樹上章懷太子註云臺縣屬濟南郡故城在今齊川平陵
縣北水經註亦云濟水又東北過臺縣北尋其上下文句本自了
然後人讀漢書誤從鄒字絕句因以鄒為一縣平臺為一縣齊乘
遂謂漢濟南郡有鄒縣後漢改為鄒平此不得其句讀而妄為之
說也

漢以鄒名縣者五魯國有鄒亦作鄒膠東國有鄒盧千乘郡有東
鄒與濟南之鄒平梁鄒凡五其章稱鄒者今兗州府之鄒縣也亦
有平臺屬常山郡外戚恩澤侯表平臺康侯史玄後漢書邳彤傳
尹綏封平臺侯是也有鄒平有臺而亦有鄒有平臺不可不辨也

晉時縣名多沿漢舊按史何曾傳晉孫機為鄒平令是有鄒平矣
解系傳父修封梁鄒侯劉頌傳追封梁鄒縣侯是有梁鄒矣宋書
言晉太康六年三月戊辰樂其梁鄒等八縣頂霜傷桑麥文帝紀
元嘉二十八年五月乙酉亡命司馬順則自號齊王據梁鄒城八
月癸亥梁鄒平斬司馬順則是宋有梁鄒矣不知何故晉書地理
志于樂安國下單書一鄒字此史之闕文而齊乘乃云晉省梁鄒
入鄒縣夫晉以前此地本無鄒縣而何從入之乎蓋不知而妄作
者矣

考臺縣

齊乘云臺城在濟南東北十三里漢封戴野為臺侯而復云又有
平臺城在臺城北五十餘里漢縣俗曰故軍城則誤矣按章懷太
子註臺在平陵之北則齊乘所云平臺城即臺城耳云在濟南東
北十三里者非也

辨景相公墓

鄒平縣南五里有景相公墓通鑑五代周顯德元年七月癸巳以
樞密院直學士工部侍郎長山景範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此地
唐時屬長小也景氏之裔自洪武年開有兩景人今亦尚有諸生
不能記其祖矣不知何年謬傳為晉之景延廣而邑志載之以後
山東通志等書襲舛承訛無不以為延景廣其祠昔年邑之士大夫
廣于晉為誤國之臣遂至苦其後人而設其祠昔年邑之士大夫
頗有能知五代間事以為非是于其延景有諸生二人來稱景氏
之孫請問其祖因取通鑑及五代史宗統示之又示以景延廣

傳曰延廣字航川陝州人也乃謝安之孫也其父以承其文為翰
林學士朝議郎尚書水部員外郎一勳造柱用危載撰雖剝落者
五之一其曰故中書侍郎平章事景公諱範字甚明白且生封上
柱國晉陽縣開國伯茂贈侍中其文有曰我大周聖神恭肅文帝
孝皇帝建大功于漢為北燕於魏即又曰今皇帝嗣位登用舊臣
又曰冬十一月薨於菑川郡之私第其末曰顯德三年歲次丙辰
十二月己未朔越十日戊申因嘆近日士人之不學以本邑之人
書本邑之事而猶不可信以明白易見之碑而不之視以子孫而
不識其先人推之天下郡邑之志如此者多矣

又按通鑑顯德二年八月丁未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景範罷判三
司尋以父憂罷政事今碑文有云以列御歸第懸車故鄉嘆風樹

之忽警訴吳天兮何極則是罷官歸里而後遭父喪與史不同識
以備考

王元美作李于鱗友人襲克憇妻景氏墓誌銘亦以為延廣之後
雖本其家之行狀然王李二先生亦未嘗究心于史學也

考漢都尉治於陵

漢濟南郡太守治東平陵而都尉治於陵者以長白山也魏書李
子馥傳長白山連接三齊瑕丘州之亦多有盜賊子馥受使檢
覆因辨山谷要害宜立鎮戍之六又諸州左右在山鼓鑄姦多依
之入得密造兵伏亦請破罷諸台朝廷善而從之隋大業九年齊
人孟讓王薄等眾十餘萬據長白山攻剽諸郡以張須陁王世充
之力不能成訖于隋亡觀此二事則知漢人立都尉治於陵之意

杜氏通典長山下云漢濟南郡城舍在縣西北齊乘等書皆仍
之按二漢濟南郡並治東平陵距長山百餘里不應此地仍有濟
南郡城豈以都尉治此而名耶又漢書地理志般陽莽曰濟南亭
而後漢書章帝紀元和二年遷幸濟南註云縣名今淄川及考郡
國志又無此縣不知章懷太子何所據而云也

辨淄川非薛

漢魯國有薛縣史記公孫弘傳齊菑川國薛縣人也言齊又言菑
川而薛並不屬二國殊不可曉正義曰表云菑川國文帝分齊置
都劇括地志云故劇城在青州壽光縣南三十一里故薛城在徐
州滕縣訖地志薛縣屬魯國按薛劇隔兗州及泰山未詳今考
儒林傳言薛人公孫弘是弘審為薛人上言齊菑川者誤耳人疑

孟嘗君之封在菑川太史公曰吾嘗過薛其俗閭里率多慕樂子
弟與鄒魯殊若在菑川其壤地與齊相接何不言齊而言鄒魯乎
又按後漢書志云薛本國註引地道記曰夏車正姜仲所封冢在
城南二十里山上皇覽曰靖郭君冢在城中東南陬孟嘗君冢在
城中向門東北邊益可信孟嘗君之封不在菑川也

又按地理志菑川國三縣劇東安平樓鄉劇在今壽光縣西南東
安平在今臨淄縣東南一十里樓鄉未詳所在今之淄川不但非
薛并非漢之菑川乃般陽縣耳以為漢之菑川而又以為孟嘗君
之薛此誤而又誤也

考夾谷

春秋定公十年夏公會齊侯于夾谷傳曰公會齊侯于祝其實夾

谷杜預注及服虔註史記皆云在東海祝其縣劉昭志亦云祝其
有荆山春秋時曰祝其夾谷地通典東海懷仁縣有夾山春秋之
夾谷也相承遂謂夾谷山在今贛榆縣西五十里愚嘗以為疑贛
榆在春秋為莒地與齊魯之都相去各五六百里何必若此之遠
當時景公之觀不過曰護海而南放於琅邪而已未聞越它國之
境及讀金史云淄川有夾谷山一統志云夾谷山在淄川縣西南
三十里舊名祝其山其陽即齊魯會盟之處萌水發源于此水經
注萌水出般陽縣西南甲山按此則金史之夾谷山即水經之
甲山而萊蕪縣志則又云夾谷在縣南三十里接新泰訥二說皆
未知其何所據但在萊蕪縣則正當齊魯之境在淄川則已入齊
地一百餘里以情理論之似當近于贛榆昔人第泥漢時祝其縣
之在東海而不知地名或有相同者如此之類却不可信古註而
拂事理也

考畫邑

史記田單傳畫邑注劉熙曰齊西南近邑正義曰括地志云載里
城在臨淄西北三十里春秋時隸邑又云畫邑因畫水為名也後
漢書耿弇傳時張步都劇使其弟藍將精兵二萬守西安諸郡太
守合萬餘人守臨淄相去四十里弇進軍畫中居兩城之間註西
安縣名屬齊郡故城在今青州臨淄縣西北畫邑故城在西安城
東南按西安即今索鎮在臨淄之西非西北也孟子去齊宿於畫
王曰棄寡人而歸是孟子自齊反鄒其道不由西北可知劉熙註
是孟子所宿之
畫即畫邑也

考杞梁妻

春秋傳齊侯葬言杞梁死焉齊侯歸過杞梁之妻于却使爭之辭
曰爾之有罪何辱命焉若免于罪猶有先人之敝廬在下妻不得
與却弔齊侯弔諸其室左氏之文不過如此而已檀弓則曰其妻
迎其柩於路而哭之哀孟子則曰華岡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
國俗言哭者始自二書說苑則曰杞梁華舟進聞殺二十七人而
死其妻聞之而哭城為之陷而陷為之崩列女傳則曰杞梁之妻
無子內外皆無五屬之親既無所歸乃枕其夫之屍於城下而哭
道路過者莫不為之揮涕十日而城為之崩言崩城者始自二書
夫左氏檀弓俱言有先人之敝廬何至枕屍城下且莊公既能遣
弔豈至暴骨溝中子政之言後其知禮而憐其盡哀此殆于細人

之見也然其崩者城耳未云長城長城築于宣王之時去莊公百
有餘年而齊之長城人非秦所築之長城也後人相傳乃謂秦築
長城有范即之妻孟姜送寒衣至城下聞夫死一哭而長城為之
崩則與杞梁之事全不相蒙矣夫范即者何人哉琴操曰范杞梁
妻歎者齊邑范梁^殖之妻所作也祀而加以范蓋自此始而轉
為秦代之人則又不知其傳謠之所自矣余過長清縣之長城鋪
見有杞梁妻祠乃列聖母娘娘諸像不下十數而人尚呼之為姜
女廟又杞梁死地當在今之莒州非長清也因書此以待後之明
君子正焉

考年國

春秋以年名國與地者有三桓宣十五年齊人來朝註云年國今

考界邊舟

論語界邊舟何晏解界多力能陸地行舟似未必然畢氏引竹書紀年帝相二十七年流伐與郟大戰于維維其舟成之又引楚辭天問覆舟斯那何道取之盤為一事最明易傳八卦相盈古人以左右衝殺為邊陣此字義也

考洋水

通鑑宋明帝泰始三年沈文秀攻青州刺史文明僧為帝遣輔國將軍劉懷珍浮海救之進至黔取大秀所署長廣太守劉桃根將數千人戍不其城懷珍軍于洋水遣王廣之將百騎襲不其城拔之註云洋水即巨洋水案不其城在今即墨縣西南而巨洋水乃今之巨蔑河在臨朐益都壽光三縣之境與黔取不其相去三四百里安能以百騎而襲取之乎水經注云拒菽水出黔取縣西南拒艾山又謂之洋洋水膠州志曰洋河在州南三十里發源鐵嶺山東流入于海此即懷珍所屯軍處耳

考棠邑

春秋以棠名地者有三有魯之棠有萊之棠有楚之棠隱公五年公矢魚於棠註高平方輿縣北有武亭亭唐亭魯侯觀魚臺在今魚臺縣北一十二里襄公六年王秋仲御及正興棠子棠人軍齊師萊共公浮柔奔棠晏弱圍棠棠十六年齊侯駕將走郵棠註郵棠齊邑二十五年齊棠公棠棠公棠大夫後漢書郡國志即墨有棠鄉今在平度境昭公二十一年棠君尚謂其弟員註棠君奢之長子尚也為棠邑大夫後漢書郡國志廣陵郡棠邑春

秋時曰棠則今之六合縣孟子齊亂陳臻曰人皆以夫子將復
為發棠注棠齊邑此棠之棠當時即墨為齊之大都倉廩在焉亦
從此知之也

辨勞山

勞山之名齊乘以為嶽之者勞又云一作字在長春又改為整皆
鄙淺可笑按南史明僧紹隱于長廣郡之嶗山本草天麻生太山
嶗山諸山則字本作嶗若魏書地形志唐書姜撫傳並作牢乃傳
寫之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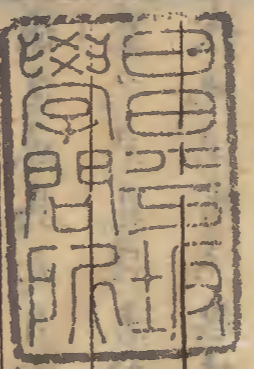
寰宇記秦始皇登勞盛山望蓬萊後人因謂此山一名勞盛山誤
也勞盛二山名勞即勞山盛即盛山史記封禪書七曰日主祠成
山成山斗入海漢書作盛山古字通用齊之東偏環以大海海岸
之山莫大于勞成二山故始皇登之史記秦始皇紀令人海者齊
捕巨魚具而自以連弩候大魚至射之自琅邪北至榮成山弗見
至之果見巨魚射殺一魚正義曰榮成山即成山也按史書及前
代地理書並無榮成山平向疑之以為其文在琅邪之下成山之
上必勞字之誤近見王充論衡實知篇引此正作勞成山乃知黃
人傳寫之誤唐時諸公亦未之詳考也遂使勞山併成之名成山
冒榮之號今特著之以正史書二十年之誤

辨東牟侯興居

一統志登州府名宦下云劉興居高祖孫齊悼惠王肥子珠諸呂
有功封東牟侯惠祥及子雲人至今廟記不絕考史記漢書本紀
年表興居以高后七年四月封孝文帝二年冬十月始令列

侯就國春二月東年立東年侯與居北王其明年秋以反誅
是與居之侯于東年三年其奉此國之令至立為濟北王相距
僅五月其曾到國與否皆不可知安得有惠澤及人之事歷二千
年而思之不絕者乎甚矣修志者之不讀史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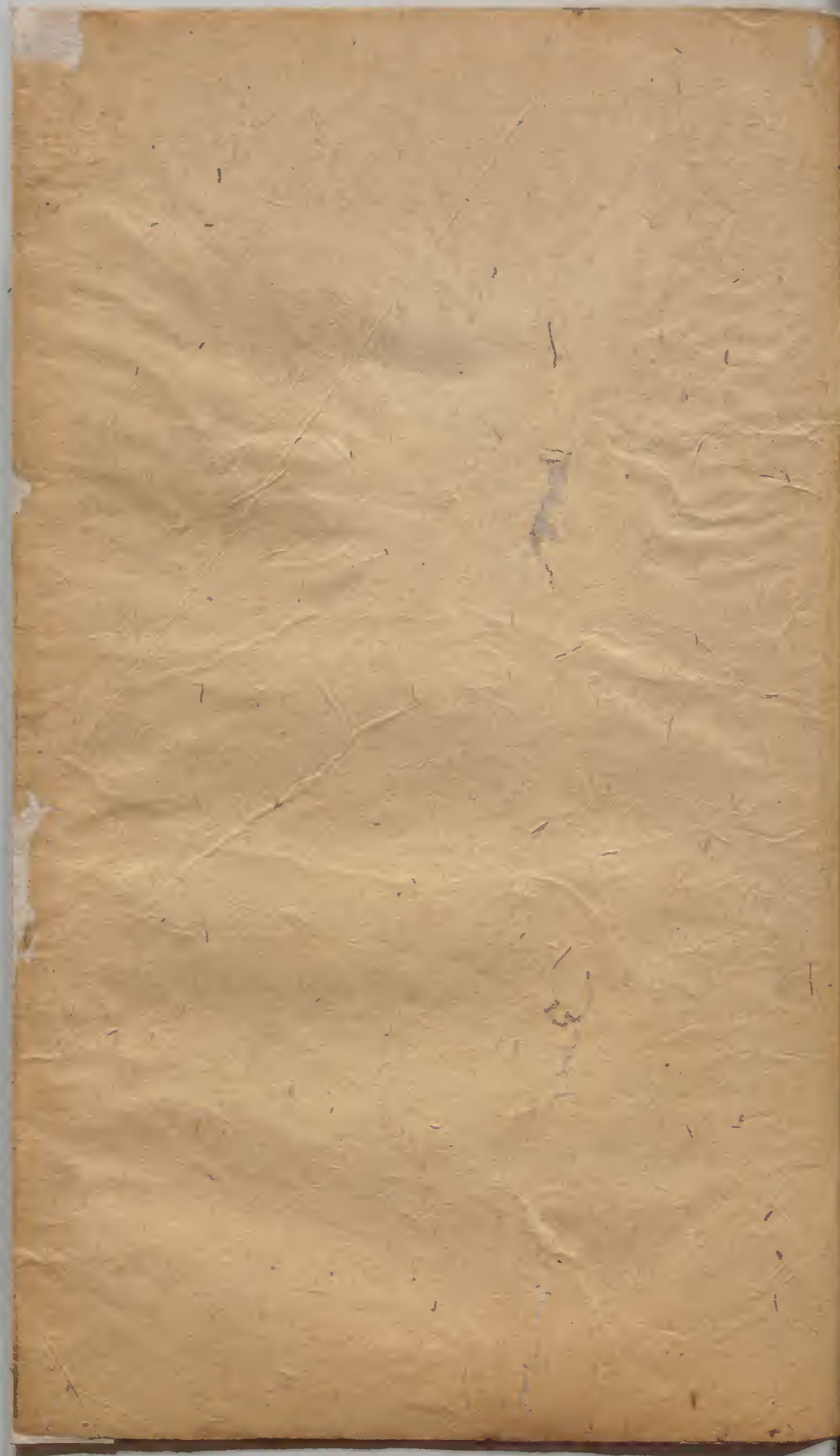
辛丑臘望日庚申是日立春



仲夏十九日

閱訖

衡



Handwritten text in vertical columns on the right page of an aged book. The text is written in a traditional Chinese style. A faint rectangular stamp or seal is visible in the upper left corner of the page.

